

5
10
鶴

宋

羅大經著

林

玉

露

上

進步書局校印

PDG

鶴林玉露序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命童子筆之久而成編目曰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爾

廬陵羅大經景綸序

鶴林玉露卷一

宋 廬陵羅大經著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子。而鑒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譏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來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閭閻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

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
蓮娃。十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
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
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
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
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
故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
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
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
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

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杜陵病梅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膏粱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

豪傑。或者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枘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蓋婉而詞
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
誇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
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
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
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
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
使劉陳二忠肅。懸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
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遄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
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
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轤。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

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畧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醕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數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看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

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
前今日意。休記綠牕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
渾欲倩。鶯留住。此詞淒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
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
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
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
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
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旄
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嗚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
可續。噫。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
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
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
疾。餘醒頓解。三曰饑。能使之飽。蓋饑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

饑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擯擯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擯擯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為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此事也

市璞寶燕石煮簞食蠅螟識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埘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

鐵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也。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醫。醕。配。七菹。韭。菁。苽。葵。芹。蒹。菰。六獸。

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雁。鷄。鸚。鳩。鵠。五藥。草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寡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

解皆自黃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儼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雖精妙絢爛。饒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檣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

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惠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而南

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溢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各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

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二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閨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羞。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二

宋 廬陵羅大經著

紫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弟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墮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鑪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酒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

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彭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誥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為尊。錦幘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幘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畧七等。鐫犀為軸。琬玉以為龍。告身五綵。絲囊幘首純紅。而繪如琬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逼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盼銘。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恠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眾。行妖惡。